



鳴烈解

才

人間訓
修勢訓
泰族訓
尊天

013
3051
6止



門口 15
號 305
卷 6 止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八

漢河東高誘注

人間訓

人間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失之端及存亡之幾也故曰人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筭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志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

損益利害禍福之類相為倚伏是非功罪毀善之相反亦本下至理唯心之至明者能識之終篇不外此

禍福損益持類莫不起于微小

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大竈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蹟蹟也蛭蟻也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倦劇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跗黃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

能明乎此三者則能識損益利害禍福之操矣

慮揣度揣商量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

父之師於邲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
邲河雍地也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
而受沙石之間有復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
今汝南固始地前有荆人鬼好鬼也越人機机祥人
垢谷後有丘名醜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
子辭而不受請有復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
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
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
兵橫行天下而無所卷終屈也威服四方而無所
卷終音卷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克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

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
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樂書
中行偃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
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
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
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
入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
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
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
伏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

佳南為列解
人胡則十八卷
三

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擒於晉陽為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

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莊王滅陳已乃復之孔子

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

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

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

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

賞失者有重罪圍二匝而陽虎將舉劍而伯伯

也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言至遠也我將出子

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

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袂袂也出之者怨

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

我賞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夫大怒問所出

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

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

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鄆陵戰酣晉人晉厲公也恭王

傷而休晉人射恭王中目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舉

酒而進之豎小使也陽穀其名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

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

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

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

聖人與人不同唯其神明也

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眾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為僂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明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

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懸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紂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麇孟孫魯大夫使秦西巴持歸意之麇母隨之而嘯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之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嘯臣

淮南子卷之八 人謂訓十八 五

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
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
何也孟孫曰夫一魔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
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
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商君為秦伐魏
敗魏公子卬而
殺之後有罪走
魏魏人不入也功非不夫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
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
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于弗欲與之任登曰智
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為諸侯先受
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為之奈何任登

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言諫耳
而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
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
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
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二國通
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為人所
奪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
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
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
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

左傳卷之八
晉世家
三

勢也若假之道號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
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
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
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
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
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
脩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上使民得
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葬教以君臣之義父子
之親夫妻之辯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

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
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三后謂夏殷周有陰德也周室衰
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
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趙政
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李斯為秦相趙高請之二世車裂之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
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
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
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先生凡先生者也以饗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為犧也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

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
 今文復問之柰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
 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
 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
 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
 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九月也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
 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
 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
 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視復明也夫禍
 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

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
 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
 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
 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為福乎居
 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絃而戰近塞之人死
 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
 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
 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黉
 或曰高陽黉黉宋大夫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
 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塗今雖成後必

敗高陽魁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窺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均口然善也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二言而已過二言請烹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熙也戲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為寡人

靖

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螳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至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二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二子皆齊臣牛子以

止

一作為
壞

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

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柰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乎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

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

魏

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

心者唯赫不矣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
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
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
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西門
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
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
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
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
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稽積於民君以為
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

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也操兵
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輦擔也文侯曰罷之西門
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
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
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
扁為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
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
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
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
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

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
而可罪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
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 魏聞倫曰鼓之
嗇夫聞倫知之魏聞倫晉人也 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
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
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伎而不仁若
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
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伎雖得鼓將何
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
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

作明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之黨相與謀
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
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
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二率相與謀二率秦將白乙孟明
西曰凡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
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
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
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敗
俗也賞一人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
義者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

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
之思音短也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
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
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欲有陳也大
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
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
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
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
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
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益聞君子

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
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
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
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
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
韓魏而伐趙圍之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
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廣地者也夫為君崇德者
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
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
勿初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

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
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高木而
望四方也雖偷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
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
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
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
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感辭所不能而受所
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
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
以為未足遂與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

身死高梁之東頭為飲器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
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
脩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
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
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
近諸夏國在諸夏也
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
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
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
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
於王側伍子奢遺說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

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文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齊太子也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剡計衣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菜之飯藜藿之羹冬白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剡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

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
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
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止冠起而更衣徐行而
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
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
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
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
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
離朱捷剗索之離朱明目捷剗疾利搏善拾於物二人皆黃帝臣也而弗能
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忽悅黃帝臣也忽悅蓋忘之人

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也禍乃不
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
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燭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
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
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
而漸荆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
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流者多矣流汚也諸
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予予
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
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

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
 郈氏鬪雞季氏郈氏皆魯大夫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而
 季氏為之金距金距施於金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
 怒因侵郈氏之官而築之郈昭伯怒詰之魯昭公
 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六卜侑之舞庭
 者凡二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父矣
 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
 季氏之得眾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
 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
 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與兵以救之郈

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
 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
 帥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公懼止之
 而勝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
 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
 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太禍生而
 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木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
 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蠹蚩走牛羊此
 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
 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

言術也

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辭，虜使之
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二人
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 趙衰 胥姬遇之無禮，必為國憂。
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
社稷為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曹不能存
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
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且患禍之所由
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
時。小人不知禍福之明，戶妄動而結羅網，雖曲為
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寒而用

簞也。且塘有萬穴，塘提也言隄 之有萬穴也塞其一，魚遽無由
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
隙，劍之折也，必有齧。齧缺也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
傷也。太宰子朱待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
子國啜羹而執投，危漿而沃之，明白太宰子朱辭
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
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
尹而笞之三百。」郎尹主郎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
微矣。夫鴻鵠之未季於卵也，一指篋之則靡而無
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

卷之六

翼揮聽聽六翮之未也聽音慧凌平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

霄赤霄飛雲也翱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間雖

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

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攬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

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

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

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

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不知也子貢何如人也曰

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知

也賓曰二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

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

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

牛缺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也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

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

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掩形也聖人

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

不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

以我為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

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

此蚤見識微
非聖人不能

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
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
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
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
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拔錄圖
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
翁子蒙公蒙恬楊翁子亦秦將將築脩城西屬流沙起隴西北
擊遼水遼水遼東東結朝鮮朝鮮樂浪中國內郡輓軍而餉
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翡翠赤雀翠青雀
為乃使尉屠睢尉屠睢秦將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

塞鍾城之嶺鍾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疑之塞九疑在雲
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豫
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
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監祿秦將
離水離水以與越人戰殺西嘔西嘔越人君譯吁宋西嘔越人
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
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
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
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者縷也考成羸弱服
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箕會以箕於衢會斂病者不得養死

淮南子解
卷之八
三

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
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稿
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
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成以備越
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
高木而巢扶枝扶旁也太人過之則探鵲嬰兒過之
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
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
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
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西更以爲田宅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

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姓名曰吾欲益宅而史
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
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
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
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
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
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
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也非能閉結而
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
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禮而不行或解構妄

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
 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
 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年享
 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
 乃使馬圍往說之圍養馬者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
 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
 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
 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發陽
 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非歌者
 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也連環不解物之

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
 庶之所高也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
 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
 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
 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楚臣也曰
 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
 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
 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噬豚又何疑焉且夫為文
 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
 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仁義而不知世

變者也申救椒杜蒞皆香草也美人之所懷服也
及漸之於滄滄音修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
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
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入於榛蕪而蓑笠盤旋
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獲欲其食則難矣故
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
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
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
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
好儒而削代君為墨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

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
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擒矣夫
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官人得戟則
以刈葵官人宦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
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
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
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
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
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
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

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信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

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

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
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
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
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
而四十國朝昔湯出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二
網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合靈臺得
人呼而請葬於且文王武王蔭唱人於樾越下武
反葬以五夫夫之禮武王蔭唱人於樾越下武
哀弱者之熱故蔭之於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
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
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

於小則可以履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
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馬婁今廬莊王
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辭擊劇而勞佚齊辭次
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辭擊
之勞佚齊子發施設勞佚之等是以楚知可為兵
齊同也 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
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
而已矣今萬人調鍾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
而足矣說者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
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
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

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

衛君衛侯
輒也吳王

夫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

之魯君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

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

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

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

而不能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

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

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

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

奈何吾因子也大宰嚭曰子焉知說之不能也子

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

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

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

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

也諸侯皆以為著龜兆以上朝吳之吉凶也今朝於吳而不

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

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

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魯哀公為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公宣子魯大夫室大參與

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之宗廟為大室以臨一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為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條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士執竿投而擲唇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柰

何有人無柰何言物皆可術而治也事有鉛之與舟異類殊色而可以為舟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為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

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也勢請與公 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石乞白 公之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黨 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榮齋之信關鍵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同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 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歿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

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盤辟也發得 罪罪辟於威王 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近者至蹠短足也 足而怒蹠足蹠 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惜於骨髓情痛也 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于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主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

應前起處之意

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獲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睛植睛杜也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十八卷終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漢河東高誘注

脩務訓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纓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

務脩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為先為術如此乃可謂為得道之法也吾以為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蠃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

問

南上脫崇山之二字

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
 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
 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
 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
 故曰幽都今雁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遠
 裔不覩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
 放謹堯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謹堯堯
 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
 緇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
 危西極之山名一曰放三苗國民於三危也
 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
 山羽山東極之山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
 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
 在彭蠡舜

時不服故往征之舜死蒼梧葬於九疑禹沐浴靈

淫雨櫛節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為
 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為梳櫛也

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鱗魚遊
 其中上行得過者便

為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條

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入雒水故言闕也條

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乘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

百國脩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
 四載山行用橐木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

絕隨循也乘石刊識之四海之內凡湯夙興夜寐

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
 事能得其精故曰

富也野民曰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

養孤孀幼無父曰孤
 孀寡婦也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

淮南子卷之九

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

巢譙責也讓夏桀之罪過也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為之也此五聖者天下之

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惰也奉一

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

重也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

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人者不耻身之賤而愧道之

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

以身解於陽昭之河為治水解禱以為質陽昭河在秦地湯旱以

身禱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聖人憂民如此

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悖繆也且古之立帝

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

身也逸安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

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

齊之齊等也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

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翼佐也絕國殊俗僻遠幽間

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能猶

及也立置以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

為遠國君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所以衣寒食饑

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

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伯里奚轉鬻

齊一有一字

淮南子卷之九 脩務訓十九卷 三

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言其突不竈不至於黑坐

席不至於溫歷行諸國汲汲於行道也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

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

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為高不以河為廣言必踰渡之事治也蓋聞

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黹黑禹胼胝由此觀

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

庶人四股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間

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

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

穀得遂長遂成也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絲禹之功

此其本旨

為者亦得此

道非真一無

所為者首之

所云也

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

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

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詐也政事而

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其名不名有非謂其感而不應

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

背自然故謂之有為火不可以熯井淮不可以灌山而用之非其道故謂之

有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輻山之用

粟夏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

為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聖人之從事也殊體

而合于理殊異也體行也理道也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

有為與無為

淮南子

卷之五

四

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

墨子名翟宋大夫悼傷也

自魯趨而十

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

楚王

郢楚都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

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

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兵剡銳

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

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

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

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

公輸魯般號時在楚

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器設施也

墨子曰今公輸設攻臣

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

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

入猶下也

於是乃偃兵

輟不攻宋

輟止也

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

間而軼之

問里周禮二十五家爲間軼伏軼也

其僕曰君何爲軼文

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軼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

君軼其間不已其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

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

聲名也施行也

寡人敢勿

軼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

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

已易寡人不爲

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爲之也

曰此日

喻明上意

于影影形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跌疾行也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蹠趨走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於存國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瓠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楯安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譌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

駭心馬

世俗不知學故不知古之聖不知今之時故以後通論李之遺務又不可貴而賤今

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夷八類夫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入其澤之所及者効亦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制今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制禁也齧齧効也咋咋雜也足以啗雜也肌碎骨蹶蹠足以破廬

陷匈昨齧也及至圍人擾之良御教之圍養馬官擾順也

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壘弗敢辭故其

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尊

更蝨也蟲喻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

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義帽憑盈滿

積思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

也沉醕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

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容誇

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

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性猶卷權腴葵哆夸嗚摩

籛瞿蔕除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

此靡佳也也籛蔕偃也戚施僕也皆醜貌嫫母此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

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

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眾也儒有

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

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

穀不食以一躋之難較定不行惑也今自良馬不

待冊綴而行駑馬雖兩綴之不能進為此不用冊

綴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走不復用繩也夫怯

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
 捲一擣則摺浙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為此棄于
 將鏖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為言者齊於衆而同
 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頂極高底
 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
 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
 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
 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太氏為
 本歲星在寅日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
 也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駮駮念戾惡理不通
 也

噪

至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訖訖音利急亦以多
 之訖也訖音抄以多言多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同
 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
 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鬚
 顛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
 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洞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一言而萬民濟言
 仁言也舜一瞳子是謂重明言能知人作事成法
 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二也漏穴也
 物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
 所歸百姓所親臯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
 信日至于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禹母脩已感
 信石而生禹折

出而契生於卵契母有娥氏之女簡翟也史皇產

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弄左臂脩而善

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

聖之天奉奉助也四俊之才難才千人欲棄學而循

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履水也履履也夫純鈎魚腸劍

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鈎利劍名

辟若魚腸者良魚腸文埋屈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剗則水斷龍

舟龍舟木陸剗團犀申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

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

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

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明

所不速也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

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

刑法亂理之文脩飾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

之巧曲出於不意也蔡之幼女衛之稚質女也稚質少摠摠纂組雜奇彩抑

墨質揚赤文摠即校纂織組邪文如今禹湯之智

不能逮言不能及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

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

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攬肆歧行蟻動之蟲喜

而合怒而鬪攬攬也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

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
 雖疆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
 也各有其自然之勢也勢也無稟受於外無稟受於外受謀慮於
 外外以益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
 其思也其思也街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弋
 也翼也蝮知為蛭蠶蠶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豨有
 苳仇苳苳檜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
 也景以蔽日也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
 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僻遠陋也長於窮擗窮
 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
 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
 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
 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造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為衣易曰
 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奚仲
 為夏車止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
 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
 其知貴其所欲達也達通也遂為天下備備猶也今使六
 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萬物
 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
 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

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
 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造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為衣易曰
 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奚仲
 為夏車止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
 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
 其知貴其所欲達也達通也遂為天下備備猶也今使六
 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萬物
 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
 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

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也由此

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

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微攫援標拂手

若茂滅蒙不失一弦參彈撫弦復微上下引也攫

疾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撥之捷猶不

能屈伸其指攫撥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

故弓待檄敬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檄矯也

直中繩操以為輪其曲中規隱括人力唐碧堅忍

之類猶可刻鏤操以成器用唐碧一似玉皆堅鐵之物又况心

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

猶轉雲蒸嵐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

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

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

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

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

日以自娛蘇蘇援猶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援猶籌策得

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

事之情窮蓋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非惡也死有

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

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自之故偷薄慢易也不暇自不學也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之心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有疆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羣於衆也何以明之昔者南策疇耻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翠霜露軟朔躑躅决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淬浴軟猶暑也躑躅履跋涉故觸犯荆棘百舍重躋百舍重躋進不敢休息百舍重躋

抵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曉明猶也鈍聞也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太夫七日不食則饗故以牲具曰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畧天地達通也畧猶數也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見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止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吳王戰於柏舉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疆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决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言入吳不旋踵因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在車曰士步曰卒不知約身卑辭求救

於諸侯

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敗於於是乃羸糧跣走

跋涉谷行

羸裹也一日囊跣上峭山赴深谿游川

水

峭山高而深也犯津關獵蒙籠蹙沙石蹠達膝

曾繭重祗七日

夜至於秦庭犯觸觸津關則捲

不食書吟宵哭

面若死灰顏色黹梅黑鶴時時立

百姓離散

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使下臣

告急秦王

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

車鐵虎

傳曰率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二萬

東

塞函谷一曰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

此功之可彊成者也

夫七尺之形心致憂

愁勞苦膚

知痛疾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

得務可趣也

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

學不可豫

學貴通持得其略而不得其微鮮不以古今為是非矣

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各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強功也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專也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馱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通達也言怪物不能驚也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也非非常也察於離者不可耀以名耀眩也名虛實之名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遜敗也狀貌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言

為一聖所作乃能入其說於人人乃用之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也觀世無有知音若子期者絕弦破其琴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惠施宋人仕於梁為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人作書三十三篇為道家之言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闇丈人說救鼓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間里也敲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小為之說事

老人敲其頭自救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

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

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

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易革

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罪在以甘為苦非味之過

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

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師樂師出猶作也邯鄲師有出新曲

者託之李奇李奇古之名倡也諸人皆爭學之後

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

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

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王者也故有符於中則

貴是而同今古符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實是者則貴之古今一也故

也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

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劍或絕側贏

文齧缺卷鉞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絕

側贏無文齧齒卷鉞鉞弊無刃託之為無琴或撥刺

楚頃襄王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

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撥

刺

桂向鳥以辨

學而不知道者何以異此

不正也。任桃曲弱也。開解壞漏也。越音聲散也。託
 乏為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
 作廟。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刺兕甲
 莫之服帶也。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也。

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

也。伐山桐以為琴澗之梓以為腹言其鳴也。音聲有廉隅脩營音清涼聲和調唐猶堂通人。

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莫邪美琅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驕驢綠耳鼓

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濫脇號鐘高聲非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

耳所及也。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辯別清濁

之於耳聽。清濁也濁官也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

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自不

之類也。故夫變子之相似者唯其毋能知之。獨

別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

聖人能論之。微妙論敘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

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

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

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

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

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據書明指以

之。自易故能見物言反易也

之意要如此豈以古帝王之道不可行耶

經生患切

之意要如此豈以古帝王之道不可行耶

示之攄舒也雖闔棺亦不恨矣朝聞道夕死可也昔

晉平公令官為鐘鐘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鐘音不

調平公問曠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

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而汝師曠曰使後世

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

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喻上句

知者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善者也彼獨

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

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立

節我誕謾誕謾倨傲也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

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蜩胃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

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

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統笄婦人首飾珥

瑱也阿細殺錫細布純素齊所出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

籠蒙目視雜佩芝若香草籠蒙猶眇也治由笑目流眺治

笑巧笑流眺睛盼也詩云美目盼兮口曾撓奇牙出齶業付誣付搖付則

也撓弱也口則弱撓具若將笑故好齒出詩則雖云齒如瓠尾是也齶頰頰邊文婦人之媚也王公大人有志嚴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探憚探瘵

心而悅其色矣憚憚貪欲也瘵心煩悶也今以中人之才蒙愚

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

宜作擊

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

王之幸姬善謂攻舞因名繞身若環車輪曾撓摩鄭者鄭袖楚懷

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法

媚擬神擬象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也髮若

結旌屈而復舒也騁馳若驚馳騁言其疾也木熙者舉梧檟據

句枉熙戲也舉援也梧桐檟梓皆木媛自縱好茂

葉言舞者若媛不復踐龍夭矯燕枝拘言續燕若

拘言其若樹援豐條舞扶疏援持也持大條以龍

從鳥集搏援攫肆蕤蒙踴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

其巧蕤蒙踴躍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觀者

微妙危險皆為之損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

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倡衣修擢舞為後曲也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

生自柔弱屈句委縱也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也言其非能

也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淹久也浸漬漸於教人使

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砥礪然也

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藜藿之生

螟螣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櫃棟榱桷豫章之生

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知覺夫事有易成

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

後至美善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

之謂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

漢河東高誘注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擬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泰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踈積之弗得察之不虛凡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



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燧未轉縣燧邊侯見虜舉燧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相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噏矣魚潛知風也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二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吐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

聖人能神而化之有本在焉即后之仁

智巧即后之法術

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正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_{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稜有以相蕩也精稜氣之侵入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_{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

佳南鴻

卷之三

三

聖人神化典
笑同

不玩父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也曾般不能造此
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象三
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
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
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
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
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眾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
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
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
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

又說天地之
神化

心執中合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
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
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
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先而請雨允說十筮而決事
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
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
星朗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
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
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太木茂枝非為飛鳥
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

木

宜作涉

其廣大山居水棲巢枝穴藏冰潛陸行各得其所
 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
 雲雨榮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
 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
 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乳於陵而伏於淵其
 孕卵自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
 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
 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訟繆則
 中訟繆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
 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

誠則能化

此正聖王之神化

位也豈節拊夫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無
 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
 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
 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
 推其誠心施于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
 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負金甌踰梁山而國乎岐
 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
 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
 也券契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

惟其誠也

淮南鴻烈解

泰族訓二十七

四

又見聖人之
神化因其自
然

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
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戴負
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
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
也其所以能行者精神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
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據道
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
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
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
化則細矣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也禹鑿龍門闢伊闕決

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留冀
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
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
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
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
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窰木
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
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
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
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箏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

化見因民之

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明友而教之以懷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車馬也出日治兵入日振旅也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養以熟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

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驟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冬之宮有以十一月之政令也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墁高下之宜立事

淮南子卷之二十一 泰族訓二十卷

五帝三王之治如此少能通變故求入成任而不使其衰

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孝平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也澄清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一女娥皇一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太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於山曰麓堯使舜入太麓之中遭大風雷雨不惑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玉昭華玉名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酒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辨治百官

酒

佳南鳥列解 泰族訓二十卷 七

犒

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圖也以奉宗廟鮮犒之具牛肉為解牛肉為犒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臯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

亦聖人之順其自然者

天

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夫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一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

侯

易之失鬼易以氣定樂之失淫樂變至於詩之失

愚詩人怒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禮之失伎禮尊

卑尊不下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避王人六者

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

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

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

所適物各有宜輪與方轆從衡橫勢施便也駮

欲馳服欲步駮駮服車帶不獸新人不獸故處地

宜也關雎與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

居也鹿鳴與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

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而春秋大

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

人夜失火待傅母不至共公夫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

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

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慝惡吸陰

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蹠虛輕

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

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

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為天下法殘除賊可謂

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

聖人以拘干
一取其適治
而已故能神
化

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平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正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門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填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

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閱絲數米則煩而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求不厭寡

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
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
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邊故
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徹於
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
也藜藿成行甌甌有是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
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負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
成文可以偷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
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
屠割烹殺剥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簋簋盥器

甲者爲簋圓
甲者爲盥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
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
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
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詩南風
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膳錄不收於前鐘鼓不解
於懸而四夷服趙政畫決獄而夜理書政始御史
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
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
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

正見法其
而不任
法者有端
不任化

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
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伐國逆天
必有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
大禍氣之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苗
動也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
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
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言仁而不
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
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

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
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
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
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
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
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
而可與與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
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汗生以
青苔青苔水不洽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
所决而高之茨積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

治世之要

也雖有腐髓自流漸弗能汗也腐髓骨也其性非

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

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

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

而調藥貴其摩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

息脉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

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

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

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

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

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

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

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

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

公欲伐虞官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官之奇諫而不聽

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

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壟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

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

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

淮南子

卷之三

三

日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無人者門無
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
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
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
禮義不可以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
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
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
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
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
肌膚鎡_三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

任法不為任
入論至此極
矣

也越人以箴刺皮為龍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
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
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
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
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
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
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智過
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
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
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

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
明足以昭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
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
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
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
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
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
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
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
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王者舉賢以

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
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
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
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
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
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
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
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洽調和五味負鼎俎而
行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於是負鼎俎調五味進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
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

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
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
征夷狄伐中國不得寧處故家耻辱而不死將欲
以憂夷狄之患乎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
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
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昭昭動於
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
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
樹米晉文公樹米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架連架所備知也猶之為知
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

為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汪曰伊尹之道
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
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
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
使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
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蹄即馳不歸善者
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
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
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
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

千木李克皆魏文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居
侯臣故皆歸於善約從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
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
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
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鳴之夜見何
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揮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
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
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踳馳百事並
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
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

勢其罪不除中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吻喉愚者
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
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
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
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
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
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
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
入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
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

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今目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藉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

此又歸在券
身上來即前
恭神恭形
治天下並論
之意

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鄴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桀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擗芻而朝天下百姓誦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楚為九龍之鐘以懸鍾也鞭荆平王之

此縱已之欲
而不能得民
者不知卷身
者也

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舍昭王之宮吳之入楚君
夫舍夫舍太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
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命奮奮而為之聞當此
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
靈王作童華之臺靈王發乾谿之役靈王伐徐以
也谿外內搔動百姓罷弊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
比弃疾靈王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
冰莽草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
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
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

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
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豐百里皆令行禁止
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凡伯周以歸太夫使
於魯而戎伐之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
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
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冀弒之行無益於持
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
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
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雪則快然而嘆之
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見炤炤猶尚肆然

又以養身論
到學上去唯
學能知道故
能漁人

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
而樂又况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
江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
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
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
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
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
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掬也莫不事申
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
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

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
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
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
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
則識之嘗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
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
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
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
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
則快射金目深目所以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

莊子馬解
卷之二

犯大難而不懼見煩縲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文况生儀者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

學貴知血然
后能達乎治
本后之所言
可見

與學也猶瘠驛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下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畧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

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

應前所論一
疑之于仁義

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

網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

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生之

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撝取之權從張儀說為衡

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

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子囊楚太夫北逐走不可以為庸

也庸常也弦高誕而在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

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

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

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

商鞅韓申
說豈所謂
哉以其非
義也

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
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山木之嘔謂曲聞
者莫不頽涕荆軻西刺秦王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遣軻
刺高漸離宋意為擊筑竹而謂於易水之上高漸離宋
意皆太子丹之客筑曲二一聞者莫不瞑目裂眦子
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
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大羹之冠也
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不和五味朱絃漏越朱絃練絲
頭也兩一唱而二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
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

極論法制之
不知仁義故
聖人不務彼
而務此

其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
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
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鞅申子韓非蘇秦
也張儀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
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懸法立儀必原其本
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
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
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
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斲斲巖
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

遂既儀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澍之行也師延為
平公鼓朝謂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
琴音召師涓而為之蓋師
師延所為紂作朝謂北鄙之音也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進新
聲平公平
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子師延作靡靡之樂紂
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
太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辭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
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
實質也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
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
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
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

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
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
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太政不險故民易
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情
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一
家有罪二家
吳起為楚滅爵祿之令而功臣解矣滅爵者貶
祿羣臣之
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
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
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

蘇歎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俠以衝骨齒牙為禍也見其四世

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

也軍之所獲為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

莒小白齊桓公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

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

始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

趙襄子再勝謂畏禍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

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桓公不肯信諸侯朝之也智伯兼

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

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投拂不見處也蜉蝣一歲而

收蜉蝣非也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暴也

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稻相似耨之為其少買不

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

跪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

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級纒而親迎

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

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接也然而傷和睦

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不鑿一孔而生百隙樹

一物而生萬業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

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

仁義可不務

於小利而忘其太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席者為其來矜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者故行基者或食兩而路窮行基謂大傳也或予蹄而取勝子對家可偷利不可以為行而智術可以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入則無虐刑矣知入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

天以仁義用人

乏何憂謹堯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鬻長大一材也射御力二材也材藝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死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在用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助祿疾力不免於亂也后勝

佳雨鳴則解

卷之三

三

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
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記論有詮言有兵
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秦族也原道
者盧牟六合盧牟猶規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
北極之氣合為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託
小以苞天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
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
覺也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
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
戡箴滄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

方覽耦百變也耦通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儼
真者窮逐終始之化贏呼有無之精贏繞匝也
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審
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
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初天
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
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
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
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
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

淮南子解 要略 卅方 二

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迥同周備不可動

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

盡地方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刑十一節十一月為以

為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一月轉於無極因循倣

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

皆謂之日忌北胡南越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

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

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

物引類覽取橋撮覽取橋撮撮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

類衆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

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

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

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

九竅取象於天之作也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

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

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

精神撫靜其竟竟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

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

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

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

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披散也節養性之積分帝王之操列小
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
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
名責實提挈也考之參伍所以使入主秉數持要不
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
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入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
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
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
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
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

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譬畫人事之
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撥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
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
之勢者也汜論者所以箴縷繚茅縷也繚致也之間繚縷也
檄先擗恰唳哇齟隅之郊也檄節也擗塞也接
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
以使入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
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
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
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

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不敢為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窳窳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竅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懈墮結細說捍搏困搏圓也困芒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非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末也壇場也分別百事

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淨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

淮南子

卷之十一

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
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
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與
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
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若凝天地發起陰陽序
四時正流方緩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
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
景星見祥風至風不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
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
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

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
後世使知舉錯取捨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
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
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做依言終始
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謹言天地四時而
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
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
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
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
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

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汜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譬諭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

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擲中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搏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

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眾故博為之說以通其
 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泚汰滌蕩至意
 潤也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
 腐齒慈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
 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
 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押山川
 去也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近萬物之形亦優
 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泯挾至也姚音姚光也潤萬物而
 不耗曼兮泚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
 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歛無度戮殺無止康

深沉酒宮中成市

康梁耽樂也沉酒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也

作為炮

烙之刑剗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

世纍善

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

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

方不過百里天下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

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

焉

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

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

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

薄少也賦兵也

躬操甲冑操貫著也

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

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

各以其賄來首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

王於兩楹之間殯犬斂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播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世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

悅易也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殫雷垂以為民先別河而道九岐別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為九以入海也鑿江而通九路江水通吳則為九辟五湖使水辟入而相從也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積積音胃排去也濡不給乾乾音亥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代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線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彰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

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
亡歸好色無辨辨別也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族聚也

也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大鐘聲似雷震也一朝用三

千鐘鐘千斛也贍賜也一朝賜重臣之費三萬斛也梁丘據子家噲導

於左右二人者公臣也道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

六國諸侯黔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

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

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

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

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墩墩敵民險而介

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

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

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

俗貪狼狼荒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

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

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

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

謂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

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儲與猶

慮治慮治廣玄眇之中精搖楚人謂精進為精棄

大也淫靡小皆覽之

其吟挈楚人謂澤濁為吟挈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
 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
 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
 之天下而不窳窳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窳也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 大尾

寬文甲辰孟陬之月

洛下 逋客 石齋鷓子直 訓點

書林

額田勝兵衛 同姓正三郎 求板

Handwritten notes at the bottom of the left page.

